

薛文清公全書

讀書錄

讀書錄卷三

太極動而生陽但就動之端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是靜也

天地一

河津本作之

終翕寂之餘太極動而生陽而天復開動

極而靜靜而生陰而地復成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天命流行無窮而萬物生生不息焉其天地翕寂之前如是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是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如是之天命流行化生萬物者蓋不可勝窮也斯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歟

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

聖人之所以教賢者之所以學性而已

今天地之始卽前天地之終其終也雖天地混合爲一而

氣則未嘗有息但翕寂之餘猶四時之貞乃靜之極耳
至靜之中而動之端已萌卽所謂太極動而生陽也動
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原夫前天地之終靜而太極已具今天
地之始動而太極已行是則太極或在靜中或在動中
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若以太極在氣先則是氣
有斷絕而太極別爲一懸空之物而能生夫氣矣是豈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謂乎以是知前天地之終今天
地之始氣雖有動靜之殊實未嘗有一息之斷絕而太
極乃所以主宰流行乎其中也

無極而太極乃周子指出陰陽中之理以示人實未嘗離

乎陰陽也若謂離陰陽別有一物爲太極則非矣

河津本上

連卷六物物各
具至一也篇

造化人事雖萬變不齊而理則一定也

泰之

河津本無之字

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慎歟

否泰相因無一息之停盛衰之理微矣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爲一矣

或言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氣竊
謂理氣不可分先後蓋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形雖未
成而所以爲天地之氣則渾渾乎未嘗間斷止息而理
涵乎氣之中也及動而生陽而天始分則理乘是氣之
動而具於天之中靜而生陰而地始分則理乘是氣之
靜而具於地之中分天分地而理無不在一動一靜而
理無不存以至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理氣

二者蓋無須臾之相離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後哉孔子曰易有太極其此之謂與

程子曰老子竊弄闔闢者也蓋造化之翕聚所以爲發散

發散所以爲翕聚老子將欲取老子作奪之必固與

之將欲翕老子作翕之必固張之是所謂竊弄闔闢者也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

心泰然而樂

涵養之深翫索之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石門本矣

無極而太極本然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洛陽本無靜極復動洛陽本復二五河津本流行

化生萬物者氣質之性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此理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爲耽溺義流爲殘忍禮流爲矯僞智流爲譎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天理本一也由陰陽之運參差而不齊人性本一也由人心之感而善惡有異

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實謂有理也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源

水陰也生於陽火陽也生於陰見陰陽有互根之義畫前之易卽太極也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

具也

太極之中無所不有所謂畫前之易也

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若實見得雖生死猶不可易

石門本作異非

况取舍之間乎

一陽在上下五陰之間張子所謂陰在外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觀豫卦之象亦可見矣

觀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則物之一本可知矣

懈意一生卽爲自棄

春日和氣薰心有惻然之意

石門本連下節

一花卽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爲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未嘗毫髮止息

間斷

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漢光

石門本作江非

武不任三公而事歸臺閣勢然也

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理氣在天地爲公共之物一麗於形則萬殊矣

古者宰相竊柄顯而猶可攻惟近習竊柄如恭顯竊柄而難去所謂城狐社鼠是也

天地萬物形體皆虛而理則實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爲一

爲人不能盡人道爲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

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生之理仁也活潑潑地仁之發也

洛陽本石門本俱仁也節

禮者天理之節文孔子謂克己復禮爲仁何也蓋仁卽天理也人欲熾則天理不行必克去己私事事皆復於禮則天理流行而爲仁矣

余思仁數日未得其說忽於惻然隱恤慈良之端似可用以窺體有一毫忤害之心卽非仁矣

一氣流行一本也著物則各形各色而分殊矣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地中之水卽天所生

石門本作主非也

山澤通氣地中之氣爲地中之水也山川出雲地中之氣爲天上之雨也地中之水天上之雨統一氣之流行鬱蒸耳非有二也

人知水生於地中而不知乃天所生也蓋天包地外地處

天中地外之天氣無時止息而鬱積流通於地中故能生水而不窮也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春秋時辭命猶有言禮義者乃先王之澤未泯也至戰國縱橫之徒唯言利害而不及禮義先王之澤盡矣

民心至柔真有不可強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無不從矣自古未有逆民心而得天下者幸而得之亦不過數傳耳欲以虛假之善蓋真實之惡人其可欺天其可欺乎

陰多而陽少小人多而君子少鷹隼多而鳳凰少豺虎多而麒麟少荆棘多而芝蘭少砒砒多而良玉少其理一也

夫九三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決小人之

道怒見於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決之則無咎

洛陽本無

則無咎
三字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蓋其人也夫人性
交下者不可蓋也求蓋其人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此
乃名言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
矣目以處事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
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此亦
名言

川流不息之意余於先天圖見之

一陽復而爲之喜一陰生而爲之戒聖人扶陽抑陰之義
至矣

觀復始則知君子小人盛衰之理微

石門本洛陽本無微字矣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天賦人以求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爲人之名初無一

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讀夬九三之辭而知決小人之道讀九五之辭而知克己

私之功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掩瑕有容

之謂也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怨乃濟者宜深體之

行有不得皆當石門本河津本無常字反求諸已

不愧於天不愧於人不愧於心斯近道矣不愧於心其本

乎

君子之志固非常人所識也

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石門本作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

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

少陵詩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

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唐詩皆不及此氣象河津

本連上節無少陵詩三字洛陽本江山下另節

天陽也其氣渾然無間故其數奇一以象之地陰也其形

中虛而開故其數偶一

河津本

以象之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德言三才分殊

而理一也

欲動情勝氣壹之動志也

係戀之私思畜

洛陽本河津本作蓄

臣妾吉此待小人女子之道

也

待左右當嚴而惠

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

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

自孟子以後荀楊以來或以爲惡或以爲善惡混議論
糾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至於程子性卽理也之
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
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
字大明於世而無復異議者其功大矣自孟子之後漢
唐以及五代之間異端與吾道爭爲長雄至有讀聖人
之書游聖人之門以儒自名者猶匍匐而歸之况其餘
乎獨唐之韓子不顧侮笑力救其失而一齊衆楚猶莫
之能勝也至宋道學諸君子出直搗異端之巢穴而辨
其毫釐似是之非由是邪正之分昭然若觀黑白雖未
得悉絕其道無使並行然吾道既明如精金而不得淆
以鉛錫明珠而不得混以魚目被雖洛陽本雖下有欲字援引比

附亦無自而人也是以庠序育才科舉取士講學命詞粹然一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正絕口於異端之教是皆道學諸君子距邪閑正之功也嗚呼盛哉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敬之過也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

人只爲拘於形體自小若能不爲形氣

河津本
作體

所拘則內

外合一而不勝其大矣

斯須心有不存則與道相忘要當常持此心而不失則見道不可離矣

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

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物惟欲己
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
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
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
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
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
用者矣

萬物萬事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己與人物本同一理一氣而或不能公好惡於天下者蓋
於有己之私也